



小战士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三八线枪声

文
放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三八线枪声

文 放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625印张 198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1,520册

统一书号10302·30 定价0.92元

引 子

一九五〇年的除夕之夜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——突破三八线时，黑姆上校确实被小鹰子俘虏了。虽然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逃跑了回来，但还是被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免去了他的陆战师参谋长。不过，因为他有“反游击战专家”的头衔，加上他的老上司美第八军军长的庇护，末了还是捞到一个军谍报队长的职务，控制着能够在各种情况下迅速采取行动的三百五十名别动队士兵。

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的凌晨两点钟，F团的希勒中校从前线给黑姆打来电话，他的部下在汉江南二十五公里一个叫高山里的山坡松林里，发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屯积物资的据点。希勒中校报告，除了有军事物资外，可能还有一批重要的文件。

希勒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在山上。

黑姆接到电话，立即乘坐吉普车，率领一百名“特遣队”员，分别坐着三辆吉姆西十轮卡车，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高山里。

黑姆到高山里的时候，战斗已经结束了。松林里燃烧着两堆冲天大火，浓烟滚滚。

使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，在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战斗，死伤了三十多个伙伴，全部占领这个山头之后，只发现了一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尸体。怎么，就一个人？不，那末其余的人到哪儿去了呢？中国人身上不会生出翅膀呵！

黑姆用手电筒照着安祥地躺在血泊中的邱指导员，他穿的带红裤线的棉马裤都打得飞花了，浑身都是血，但面容坚毅，显露出宁死不屈的神情。

据希勒报告，这个志愿军的指挥官是在弹尽粮绝之后，拉响手雷滚到冲上来的美军中间同归于尽的！

“上校，我……我确实没有见到过，”希勒喃喃地说，“啊，真的，上帝，实在太恐怖了！”

黑姆瞪了他一眼，没有吭声。他到山坡上又亲自搜索一遍，断定至少还有三个中国人逃走了。黑姆在悬崖上找到一个打开了的救急包，悬崖下边有一片血迹，他断定中国人是从悬崖上滑下去，顺着一条结冰

的河床向汉江方向逃走的。

于是，黑姆带领他的“特遣队”连夜奔向汉江。

黎明时分，吉普车和吉姆西十轮卡的轰鸣声，使躺在草丛里的小鹰子慢慢睁开了眼睛，宣传员小孙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小孙轻声地说：“啊，活过来了！金姬儿，快拿水，快！”

一个十五岁，穿水兵装的朝鲜小姑娘，赶紧把用破钢盔盛的水，端到小鹰子的跟前。小孙用在战场上捡来的塑料勺往小鹰子的嘴里喂水。

小鹰子的嘴唇象鱼鳞一样爆着皮，那一滴滴的水真如同珍贵的甘露呵！

小鹰子苏醒过来之后，首先摸了摸背在身上的邱指导员的公文皮包，把它挪到胸前仔细查看了一遍，便又无力地闭上眼睛。

小鹰子竭力回忆着刚刚发生的，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：

原来，一千九百五十年的除夕之夜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第三次战役。突破临津江、三八线之后，黄连长率领着部队向横城方向追击敌人，战士们用缴获的自动步枪，替换了手中的三八大盖。换下来的旧装备和团司令部的一箱重要文件就存放在山坡上，留

下负了轻伤的邱指导员、小鹰子、小孙子仨人看管。临走时说好，部队到水原、横城完成追击任务之后，就派车来接他们。可是，连队上去一个多月了，却不见一点儿信息。后来，看见友军部队从山下公路上向北转移，逐渐地连大炮和重机枪声都听见了。

末了，友军部队在山头上构筑起防御工事，并劝告他们把物资和文件烧毁，连夜撤至汉江北岸。邱指导员和小鹰子却舍不得这些东西，他们盼望在最后一分钟，接他们来的马车能把东西运走。人民的财产和党的文件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随便毁掉的。

谁知到了夜里，山头上的友军也悄悄地撤退了，高山里成了真空地带。

后半夜，山脚下的村庄里有汽车响声，小鹰子高兴得跳着说：“指导员，来了，来人接咱们了！”

可是，接着就看见许多手电筒的亮光，邱指导员警惕起来，命令小鹰子准备汽油，他自己则把重要文件挑出来，装进公文包里，其他的文件箱子和武器装备旁边都放上一桶汽油，以防万一。

山坡上传来脚步声，有一个黑影向山上爬来。

邱指导员、小鹰子、小孙子都屏住呼吸，拉开卡宾枪栓，把子弹顶上膛，推上快机，悄悄打开了保险。

当那个黑影离他们还有十几公尺的时候，小鹰子问道：“谁？不准动，举起手来！”

“我……叔叔……我，”一个朝鲜女孩叫道，“我是金姬儿呀！”

邱指导员听出来是房东大嫂的女儿的声音，就问道：“姬儿，村里怎么啦？”

金姬儿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美国……鬼子进村了……有一个青友党报告说山上有志愿军，他们就要来搜山了……！”

“谢谢你，姬儿，你快下山去吧！”邱指导员关切地说。

“不，我跟你们在一起。”

“你妈妈要挂念的，快下去吧！”

“妈妈让我来带路，叔叔，这一带山坡上我常来打柴，路熟。”

山坡上有许多手电光晃动着——美国兵上山来了。

邱指导员打开三箱手榴弹，每人跟前放了一箱。他把木柄手榴弹上的铁盖扭下来，一颗颗摆在掩体工事上。

金姬儿学着邱指导员，扭开手榴弹上的盖，摆在小鹰子和小孙队的掩体里。

战斗开始了，美国兵在机枪掩护下弯着腰向山上爬去。

邱指导员右臂和前胸两处负伤，小鹰子爬过来替他包扎，他拒绝了。命令小鹰子立即把汽油倒在文件箱上，点着火向后山转移。邱指导员留下掩护。

小鹰子着急地说：“指导员，我们一起撤！”

“我伤太重了，”邱指导员把身上的文件包取下来交给小鹰子说，“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毁掉，要设法交给老团长。”

“指导员，”小鹰子热泪夺眶而出，“我背你走，我背得动！”

“小鹰子，要执行命令，”邱指导员简短地说，“马上转移！”

小鹰子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脑袋上，他激动地大声说道：“你不走，我也不走，跟敌人拼了！”

邱指导员严肃地说：“小鹰子，你不是孩子了，是战士，党培养你四年，去接受考验吧，立即执行命令！”

小鹰子身子猛地一抖，仿佛谁在他头上敲了一下，他冷静了下来。是呵，他虽然还是孩子的年纪，但不应该是孩子了。尽管，有许多象他这样年纪的

人，连吃饭穿衣都离不开父母的照料，但是十六岁的小鹰子已经打了四年仗，应该是战士了。要用一个战士的觉悟、感情去理解指导员的命令，学习指导员为了党和祖国人民的利益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。

小鹰子猛地站起来，向小孙和金姬儿说：“点火，跟我转移！”

小鹰子掂着卡宾枪，往前跑了几步又转了回来，把仅有的一块压缩饼干和半水壶水放在邱指导员跟前。他转身向后山跑去的时候，邱指导员喊住了他：“回来！”

小鹰子又跑回指导员跟前，邱指导员一面掏出钢笔一面说：“给你，学文化用得着它！”

小鹰子接过钢笔迅速向后山跑去。

他们三个人撤到一个悬崖上，小鹰子腿上负了伤。金姬儿知道从悬崖上下山的一个缺口，他们顺着缺口从悬崖上滑到了山下。山谷里回荡着邱指导员悲壮的喊叫声：“打！”接着便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……

黑姆上校带领的车队，从小鹰子趴的草丛旁边开过去，隆隆的马达声，把小鹰子从遐想中带回现实里来。他吃力地抬起身子，扒开草丛，看见汽车上的强烈光柱——黑姆的车队向汉江飞快地开去。

黑姆用狡黠的目光瞅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大韩民国的情报官，用微微沙哑的男中音说：“他们跑不了。中国人就是长的飞毛腿也跑不过我的十轮卡；就是生有两个翅膀也飞不过去汉江。”

“是的，上校，”韩国情报官晃着他的光脑袋说，“中国人飞不过汉江，我们肯定能抓到他们。肯定！”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 一 章 在山洞里	(1)
第 二 章 两条毒蛇	(15)
第 三 章 化装入险境	(33)
第 四 章 巧建游击队	(51)
第 五 章 冒险行动	(84)
第 六 章 疯狂的谍报队长	(113)
第 七 章 密林深处	(136)
第 八 章 虎穴盗枪	(161)
第 九 章 从汉城到东京	(190)
第 十 章 披着美女外衣的狼	(216)
第十一章 将计就计	(238)
第十二章 短兵相接	(261)
第十三章 魔窟斗智	(294)
第十四章 死亡之岛	(311)
第十五章 宴会之外	(329)
第十六章 风雨渡汉江	(355)
第十七章 黑姆上校二次落网	(372)

第一章 在山洞里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那充满奇异、神妙、梦幻的童年呵，无论是在父母爱抚下消失的幸福时光，还是在贫困和孤独中送走的艰难岁月，在人们的记忆里，犹如那刻印在大理石上的碑文，永久难以磨灭。

小鹰子的童年是在炮火与硝烟中渡过的。

现在，他躺在汉江南岸的草丛里。晨雾与硝烟在山间缭绕，东方虽早已露出鱼肚白，但山坳里依旧是灰蒙蒙的——朝鲜初春的黎明显然来得迟了。

小鹰子挣扎着坐起来，把公文包和邱指导员给他的那支钢笔一起交给了团宣传员小孙，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道：“你一个人走吧，不要管我了！”

“不，我不干，”小孙几乎哭起来，“指导员牺牲了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一个人留下……”

小鹰子哑巴几下干裂的嘴唇，用力咽了口唾沫，

才低声缓慢地说：“我实在走不动了，都留下就完不成指导员交给的任务。我们是战士，就要战斗，完成党的任务。你一定要在明天夜里渡过汉江。”

“我们一起过汉江，”小孙打断他说，“我爬也把你背过江去。”

“小孙，”小鹰子摇着他的胳膊说，“那样我们就都过不去江了。要牺牲只能牺牲一个，走吧，有阿妈妮和金姬儿，我不会让敌人抓去的，绝不给祖国丢脸！”

小孙流着泪走了，草丛里只剩下小鹰子和金姬儿。

金姬儿是一个十五岁的初中三年级女学生，瘦削的肩膀，齐耳的短发，明亮而活泼的眼睛。看上去她的模样要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，战前她是个无忧无虑的校舞蹈队员，而且有一副好嗓子，她唱的“洛东江边”得过一等奖。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战争爆发的时候，她的父亲被李承晚以北韩“间谍”的罪名，从造船厂里抓走枪毙了，从此再也听不到金姬儿的歌声。

小鹰子望了一眼金姬儿那带着孩子气的脸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他虽然才比她大一岁，可他是中国志愿军战士，战士就该打仗，就不怕牺牲。金姬儿却

是个中学生，而且是一个小姑娘，他怎么能连累她呢？

“金姬儿，”小鹰子终于说，“现在，我们脱险了，我可以找大部队去了，将来我们一定打回来接你和阿妈妮，替阿爸基报仇！”

“不，不，你撒谎，你在撒谎，”金姬儿说着眼泪流下来，“你刚才还昏过去，我在小沟里弄点水洒你脸上才醒过来的，你走不动，我知道你走不动。”

小鹰子感动极了，只好老老实实跟她说：“金姬儿，你是阿妈妮唯一的女儿，要爱妈妈，快回去吧！我有好多好多打仗经验，什么情况都对付得了！”

金姬儿嘟着嘴又流出泪来，她喃喃地说：“我还有个哥哥在日本船上当水手长，他会照顾妈妈的！”

小鹰子觉得鼻子一酸，眼睛湿润了，但他控制住不让泪流下来。是的，如果现在就剩他一个人，对有些问题就不会作更多考虑了。邱指导员交给他的文件，他已交给小孙子带走了。他腰里还有两颗手榴弹，一支卡宾枪和十五发子弹。到了紧急时候，他把子弹打完之后，只要留下一颗手榴弹，学习邱指导员的做法，就革命到底了。可是，金姬儿在这里，虽然给了他一线希望，但仔细一想，她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，自己是一个寸步难行的伤员，最后只能连累她，这是小鹰子死也不干的。

“金姬儿，”小鹰子思忖一会后说，“你听我说，阿妈妮一定要着急死了，快回去吧，你回去了我心里就安定多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，金姬儿？”

“我知道，什么都知道，可是，我死也不走，我……我会想出办法的，你让我好好想想……”

小鹰子因流血过多，再加上说了这许多话，实在已力竭声嘶。心里一阵阵发热，堵的出不来气，伤口也火辣辣地痛起来，黄豆大的汗珠顺着前额往下滚。

金姬儿把一条湿毛巾搭在小鹰子前额上，不知她又从哪儿弄来个破钢盔，里面装了半钢盔水，用块沾湿了的布往小鹰子嘴里滴水。



清凉的水滴到小鹰子嘴里，立刻舒畅了许多，眼睛也比刚才顶用了一些。他看见一颗又明又亮的金星从东方升起，远处，被黑夜笼罩着的山的轮廓也模模糊糊呈现了出来。小鹰子不禁轻声叫道：“天……天亮啦？”

“嗯，亮啦，”金姬儿点点头说，“你伏到我脊梁上，快！”她说就弯下腰。

“干什么？”小鹰子看她身上挂着自己的卡宾枪和水壶，奇怪地问。

“道木（同志），翻过这座山，”金姬儿指了指前面那座黑糊糊的山说，“就是好深好深的野蒿子，里面有个石洞，外面看是个泉眼，还流水。洞里面还有个洞，水是从外面小洞里流出来的，”她瞅了小鹰子一眼又说，“我阿爸基在那儿开过会，我去送过饭，这里的人谁也不知道。”

“不行，我哪儿也不去，”小鹰子望望那座山，态度严肃地说，“你现在就回去，天亮了，快！”

“你发脾气吧，就是骂我、打我也不走。”她说硬把小鹰子的胳膊搭在她那瘦削的肩膀上，小鹰子的下肢还拖在地上，就踉踉跄跄地朝前走去了。走了不到一百公尺，金姬儿就摔倒在一条小溪旁，她慌忙站起来，抱起小鹰子的头难过地说：“摔疼了吧？都